

中国式单身

zhongguoshi
danshen

汉口扇子
著

中国式单身

zhongguoshi
danshen

汉口扇子◎著



華 藝 出 版 社
HUA YI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式单身 / 汉口扇子著. —北京: 华艺出版社, 2008.3

ISBN 978-7-80142-950-6

I. 中… II. 汉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31946 号

中国式单身

作 者: 汉口扇子

责任编辑: 刘泰 海涛 史宁

出版发行: 华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

邮 编: 100083

电 话: 82885151

印 刷: 北京顺义兴华印刷厂
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
字 数: 140 千字

印 张: 15.5

版 次: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142-950-6/1 · 463

定 价: 25.00 元

华艺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华艺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一章



这天早晨，姜雨荞一路小跑赶到办公楼大门口签到处，依然晚了一脚，老龚头已经走了。抬头望眼处，那口触目惊心的大钟正指向八点零五分。只差五分钟，如果乐乐早起一点，如果乐乐吃饭快一点，如果路上不问那么多为什么……只要从这 N 个如果之中省略掉一个环节，兴许这五分钟就不会耽误了。因为这五分钟，资深编辑姜雨荞将会在今天被扣五元，在这个月还会被扣二十元，年底还将累加扣款 xx 元。优秀编辑姜雨荞之所以上不了更高的台阶，大概就被这样一个个五分钟拖下水的。

姜雨荞面带不快快快地走进《风尚》编辑室，死党马天香在座位上冲她得意地坏笑，还打了个“V”字手势，表示她今天没有迟到，很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。

连小马都没有迟到啊，姜雨荞你真的堕落了！

姜雨荞在内心反省片刻就迅速地把头一抬，抬头挺胸朝自己的格子间走过去——把微笑留给对手，把悲伤留给自己，这是姜雨荞近十年的实践经验之谈。即使面对马天香这样的贴心朋友，她也不得不偶尔坚硬凌厉起来。按说，姜雨荞能有这样境界的修炼和认识多亏了老板老孙的教诲。

老孙其实年纪不老，外表尤其英俊。作为上亿资产集团的三当家，37岁简直是年轻得太过分了，以至于每当头头儿们集体亮相的时候，老孙总是不得不使劲摆出一副苦大愁深、庄严而肃穆的表情，借此弥补年龄的不足。年轻的老孙单枪匹马突破重围由小孙一跃成为了老孙——孙副总，老是老在资历和身份上，老出来的就是一种优势。在杂志社，一个人只有混到了老的份上才算混出了点名堂混出了点成绩，只有那些初出江湖的小姑娘才会沉浸在“小刘”“小王”这样肤浅的称呼中做着春秋大梦，而后泯然众人，最后被淘汰出局。

老孙这种几乎熬成精了的半人半仙的家伙一边在大会上喊着《风尚》人要加强团结，团结就是生产力；一边又在私下里提醒年轻人：“小姜小马，你们不要那么黏糊好不好，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朋友，《风尚》更没有，这里只有竞争，不是他上就是你下，懂不懂？”凿凿言辞间，不过是激励年轻人不要沉溺于私人情谊而削弱了战斗力的意思，丝毫没有威胁的成分。

老孙从来不威胁人，只照着制度办事。去年老孙从外面考察了一番回来，学习了不少先进经验，其中最为受用的就是竞争法则。嚷了几次要从今年开始实行优胜劣汰机制，三个月上不了稿的就淘汰。这一招的确厉害，连满不在乎的刘大可他们几个屁人都害怕了。想想，十五个人，争五十个版，平均一个人上一篇就不得了了。每个人都盯着那几张纸，恨不得从广告里抠几个p出来。三个月不上稿？完全有可能的。竞争法则搞得人心惶惶，老孙更是看戏不怕台高，只管高举着法则大旗，看众生仓皇奔走拉稿，起码忙碌繁荣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。

连姜雨莽这样从容淡定的人都慌了起来，对自己确定的目标是确保一篇的底线。昨天的稿子已经下了。姜雨莽在自己的桌上看见打勾的只有一个稿，还有一个是半勾。看来只有争取这一个勾的三个版了，而马天香才当了下半月的首席啊！竞争，该死的竞争！

姜雨莽有些内燥，一边埋头在电脑上敲打起来，一边打开 QQ，看有没有作者临时报料——彩虹总在风雨后，好稿总在截稿前。

果然，头像像群小老鼠一样活跃着，姜雨莽不由暗喜。满怀期望地点开，晕，清一色的“祝姜老师节日快乐”和绚丽的玫瑰。

原来今天是情人节！

姜雨莽有些失落，有些神伤：“没有情人的情人节，多少会有落寞的感觉。”对于小姑娘来说，或许还只是青春期的寂寞，是一种强说愁的情怀，对于她这样的过气女人来说，只剩下欲语还休的难堪尴尬了。

姜雨莽顿时泄气，心不在焉地敲打着键盘，半天很快就被敲掉了。

中午下班铃拉响的时候，隔壁《红颜》的女孩子们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，鸟群一样快乐而聒噪。刘大可闻声而起，赶紧凑了过去。

老孙曾经曰：只要有姑娘的地方，就会有刘大可火热的目光和矫健的身影。此言已经得到实践的 N 次检验，至今还没有出现误差。

不一会儿，刘大可捧着一大束玫瑰过来，站在门口喊着，花来了花来了，又故作神秘地压低了声音说：“我要把这鲜花送给——”他的眼睛盯着马天香，马天香的眼睛亮了，嘴角也起弯儿了，期待地望着刘大可。刘大可朝小马走过去，当小马都笑成了一朵花的时候，他却一转身，把花递到了姜雨莽的面前。

姜雨莽的脸上飞过一片红云。

刘大可自作主张地抽出卡片，大声宣读起来：“不是所有的鲜花都代表爱情，玫瑰做到了。玫瑰代表我的心，李。”刘大可扬着卡片惟恐天下不知地大喊起来：“姜姐，你可真是闷鸡吃白米啊，不声不响一下子搞定这么远的一个。哟，你看这花还是从北京空运来的，手还伸得挺长的。姜姐你赶紧交代，这个姓李的是不是准备泡你，如果不是我去把他的手砍了。”

姜雨莽早已满脸通红，一把抢过鲜花，办公室里响起一片“哟哟”

的怪叫声。

姜雨莽在哄笑中夺路而逃。

拨通李家树的电话的时候，她的语气明显很慌张。

李家树担心地问：“你怎么了，在跑步吗？上气不接下气的。”

听到那已经很熟悉的声音，姜雨莽才镇静下来，说：“花已经收到，很喜欢，谢谢。”简单到了极至的几个字，却是用了极低极温柔的语气说出来的。

李家树说：“你喜欢就好，我的意思都在里面了，雨莽，其实我这里早就开始了，你呢？”



姜雨莽和李家树相识于去年秋季的白领相亲会。姜雨莽原本不是去相亲，而是去捧场的。主办单位之一是市党报的副刊版，其责任编辑就是姜雨莽的大学同学雷敏。雷敏在电话里威胁：“你一定要来，不来我就不给你写稿了。”雷敏手上线索多，姜雨莽怠慢谁也不敢怠慢她，自然就去了。

如果不是广场门口扯起的大横幅，相亲会可能就被当做了人才交流市场。入场者人人带着自己的简历，在人群中挤来挤去，寻找着一个不太可能的奇迹。居然还有很多是父母代替子女来的，举着子女的照片，用一双双昏黄的老眼寻找着“打眼”的。来的大多是精心打扮过的女孩子，少数几个男孩子自然成了抢手货，被一群人围着。其中有一个男孩子，长着一张大翻嘴，戴着瓶子底儿一般的眼镜，在面前摆了个月薪一万有房的招牌，立刻成为全场关注的热点。漂亮女孩子拼命往前挤。

雷敏的手指在空中戳戳点点着说：“你看你看，如今的癞蛤蟆开上轿车就可以吃上白天鹅了，鲜花也可以插在牛粪上，好歹牛粪也属于有

房产的。表面上看起来是女人虚荣，个中根本是因为女人在婚姻中缺乏安全感，女子在婚姻家庭中永远处于劣势，所以婚姻法保护女性。”

雷敏的话锋依然犀利尖锐，句句如针扎向虚空。

姜雨莽知趣地缄默。她就是婚姻中的劣势女性，她是失败者，对于敏感话题，总是回避。等雷敏平静下来，她才玩笑地回了一句：“你应该是今天的受益者啊，老大不小了，何必如此愤青？赚到银子就成。等有了房子有了车，你也代表咱们女性尝尝被男人围攻的滋味，不就扯平了？”

雷敏倒不害臊，顺着竿子往上爬：“我要有了那天，哼，就找四个男人：找个武夫上床，找个文人附庸风雅，再找个仆人好生伺候着，还有一个嘛，就把他闲着闲死他。”

话没说完，来了个赳赳武夫式的男人，喊着“雷主任”在不远处招手。姜雨莽趁机打趣：“看，武夫来了。”

雷敏哈哈大笑一声花枝摇摆着走了，留下姜雨莽原地看风景。

大翻嘴男子显然不敌众女子的火热围攻，好不容易从人群中退出来，拿了笔在招牌上添加了一条“本城户口之无恋爱史者优先”。招牌一竖，围拢的女子渐渐稀拉下来，剩下几个，也是底气不足地徘徊流连着。

几个男人在姜雨莽身边来回打量一番，有个斗胆上前询问：多大了？在哪里就职？姜雨莽有些恶作剧地回答：明年四十，今年下岗了。男人讪讪地离开了。

姜雨莽有些后悔浪费了这半天的时间，还不如见作者呢。

正犹豫着是不是该撤退了，雷敏带着一个下巴刮得铁青的男人过来，热情地介绍：“姜雨莽，才女编辑；李家树，海归博士。”雷敏鬼祟地眨着眼睛，姜雨莽就知道上当了。雷敏很快走开了，把姜雨莽一个人丢在那里。

男人四肢修长健硕，坚毅的脸庞上架着一副眼镜，礼貌地冲姜雨莽问好。

姜雨莽在心里盘算了一下：武夫文人仆人三者兼而有之。脸上蓦然一片桃红。

李家树问起雨莽两个字的写法，在心里默了一会，笑着说：“很好的名字，你的父母一定很有学问。”姜雨莽想，就这样打听我的出身啊。

她偏偏说：“不是的，他们都是普通人，母亲是工人呢。”就是不提大学老师的父亲。海归博士又怎样？混得下去还回来干嘛？

李家树严肃地盯着她质问：“怎么能这么说呢，工人就不高贵了？母亲就不能做工人了？我的母亲还是农民呢，我就以她为荣。”一副就要理论的准战斗状态。

姜雨莽想，这个人还挺较真的，也不怕得罪人啊，至少不油嘴滑舌。戴铁军的嘴巴就会说，谎言说多了，就被戳穿了。她对这个认真的人有了一点好感。

也不知道雷敏怎么跟人家交代的，李家树自顾自地说起来：“我有一个男孩子，10岁了，很调皮。我没有钱，房子也被单位要回去了，女人跟着我就要吃苦的。”姜雨莽在心里笑，你的女人吃苦跟我有什么关系呢。

李家树又问：“你能胜任母亲的责任吗？”哪有第一次见面就这样责问别人的，换了别人，也许早就觉得鲁莽了。但是，姜雨莽被母亲两个字打动了，为这个单身男人设身处地地设想，也就觉得情有可原了：他不过说了实话而已，以他的境况，最大的问题不就是为孩子找个母亲吗，哪怕是替代品。

一定是雷敏骗来了人家，又没有办法交代，才找自己顶上。姜雨莽不想欺负老实人，认真地回答：“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算得上胜任，但是，孩子是跟着我的。”姜雨莽想起那个时候，戴铁军穷凶极恶地跟她争房

子，她只说了一句，除了孩子，其他随便。她的眼神坚定地注视着李家树，“那个时候，孩子是我唯一坚持的。”

李家树欣赏地看着她：“母亲的角色太重要了，她是一个民族的未来和希望。”

这个帽子戴得太高，又过于书面语，显然李家树有些书呆子气。姜雨荞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动的人，可是，这句话也正好合了她的心意。于是，她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。离婚三年里，她对男人一直戒备着，但是，这一次，她轻易地撤除了武装。

或者说，根本就不设防。

相亲会结束后，李家树就去北京的某公司上班了。他们通过网络、电话，慢慢地推进着程序，直至这次情人节的鲜花。

中午，轮到姜雨荞请小马在老地方“有间餐厅”吃饭。老板娘是个活络的美丽女子，对这些熟客招待得细致入微，两菜一汤上齐后，又端过来两杯酒水。“这是我亲自调制的‘有花堪折’，祝两位美女情人节快乐。”

姜雨荞知道小马不会放过她，主动地交代了一切。

姜雨荞还沉浸在美好的回忆里，一副恋爱中幸福的小女人模样。

小马却不管那些风花雪月，当头打过来一棒子：“他的月薪多少？他孩子怎么办？”

姜雨荞抬起头来：“没有问，也不好问。这些很重要吗？”

小马不以为然地摇头：“当然，这是最关键的问题。你以为是第一次结婚，还爱情至上什么的？再婚就是资源重组，条件不好就不用考虑。不过那家公司是跨国公司，像李博士这样的条件年薪不在20万之下，马虎相。也不知道以后的前景如何，悬。年纪也还合适，就是还带

个孩子，不是很爽。不过，姜姐，不要放了他，把他先稳住再说。就是这种离异的成熟男人，女孩子都盯得紧。这世道，就这样，男人比女人值钱。”

小马猛灌了一口“有花堪折”，现身说法：“我日！你看看，前年的今天，我桌子上的花放不下，去年的今天，只收到三束，好歹还可以挑选一下跟谁共进晚餐，今年倒好，不说花，连叶子都没有了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随着年纪看涨行情看跌啊。不过，本姑娘的标准是与国际接轨的，只涨不跌，实在不行，咱就冲出亚洲走向世界。”

姜雨养就笑：“小马小马，你真是匹小野马啊。”小马也开怀大笑起来——

三年前，马天香为了甩开一个追求者，曾甩出去一枚重型炸弹：“想追我是吧，也行，三百万的流动资金，小车大房，如果这些你都没有，也还有一条出路，就是外国国籍。”本来斗志昂扬的小伙子立刻抱头鼠窜，临走扔下一句话：“你这匹野马，叫你狠撒，看谁来收拾你！”

从此，小马的名号就被叫开了。

姜雨养关切地问：“小马你还不认真找个男朋友啊？年纪也不小了，女人还是要趁年轻。”

小马神色黯然了：“不是我不找，是找不到啊。到现在还没有人来收拾我，我好想被收拾哟。我日！干杯！”



突然下起了雪，大团大团的雪花，一会儿就把天空下得一片迷茫。该死的倒春寒，比冬天还冷。姜雨养找了见作者的借口，提前下班直接去学校接儿子。乐乐一见妈妈就高兴地扑了过来：“妈妈你今天不加班不出差啊？”姜雨养不忍心告诉儿子明天就得出差，今天算是补偿一下

儿子。顺便去了超市，给爸爸妈妈买了些汤圆糕点，就去了司门口的娘家。

乐乐一进门就小鸟一样地外婆外公舅舅叫了一通，妈妈扎着围裙说，早等着你们了快点坐，说着就推门出去了。雨茗把乐乐举起来转了一圈又一圈，乐乐高兴得呵呵笑。

如果没有父母亲，一个人拉扯孩子该有多难！出差、上班、接送孩子，哪一项不需要帮忙？姜雨莽欣慰地想，至少孩子没有明显地感觉到生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故，生活还是温馨的，家也只不过换了个门而已。

门外突然响起的争吵打破了宁静。

姜家妈妈挥舞着火钳，朝对门的何阿姨戳戳点点；何阿姨也挥着一把扫帚在姜妈妈的鼻子前点来点去——

“你几十岁了就不晓得么样扫地？你晓得自己真勤快哟，早不扫晚不扫，就等着我煨汤的时候扫。”

“你真会找地方哟，楼道是你一家的？你要占几多就占几多？你这狠就把楼道搬到你屋里去撒！”

“晓得你厉害，我没有你厉害，好歹还比你多个儿子，一命抵一命还多滴。”

姜雨莽心里叫声不好，何阿姨就是怕别人说她没有生儿子。早年何阿姨的老公就是因为养下的不是儿子，就在外面勾搭上了一个能生儿子的，待那边的儿子生下来，就再也不肯回家。妈妈这不是揭人家的短吗。

可何阿姨来得也快：“是啊，你有本事，你有本事把嫁了的姑娘都留在家里，把快三十的儿子也养着。”说完砰的一声把门摔上了，挂起了免战牌。

姜家妈妈对着对面的门跳了两跳，还是被雨莽姐弟拉回来了。

姜伯伯一脸不屑地说：“本来就是自己不对，还要去骂人家，这不是自找的吗。”

姜妈妈正好一肚子火没有地方发，这下可找到机会了，一屁股坐下来，拉腔拉调地数落起来：“我的命好哭哟，给一家人做牛做马，还讨不到好，我吃没有吃好的，穿没有穿好的，顾这个顾那个，到头来，没有一个好报应啊，我的天也我的那个地也——”姜妈妈早年自学过汉剧，哭腔拖到后来就成了唱腔。

乐乐在一旁做鬼脸，乐得看大戏。

姜雨荞识趣地躲进厨房里忙碌起来。

大家一声不响地吃着饭。不远处响了鞭炮的声音，说是禁放，可总有人胆子大，在年尾弄出点动静来。

妈妈很快从斗士的角色转换过来，麻利地端上一锅热气腾腾的汤圆。这个时候，雨茗接了个电话，起身就走。爸爸不高兴了：“又是跟哪个姑娘伢出去吧？你有本事就规规矩矩地带一个回来，我没有意见。我们姜家是有规矩的，不兴今天这个张小姐明天那个刘小姐。”

可雨茗已经溜了，爸爸把一杯闷酒灌了下去，又把矛头指向他的工人老婆：“都是你惯的！孩子们这样吊着，也不操心。”

姜妈妈理亏地看一眼老头子，嘴里嘀咕着谁说不操心了，未必还指望你，雨茗跑了，只好抓住了雨荞发作：“你也是，还不抓紧点，一年要跑半个中国，难道就没有一个合适的？你们这么大的人了，还要老人操心着急，我们老人操心也没有用啊。”

雨荞想这是妈妈嫌弃自己了呢，打小妈妈就喜欢弟弟些，现在又拿自己说话，心里就有些委屈。

吃过饭，正收拾着，戴铁军来了。提了礼物，进门就喊爸爸妈妈，妈妈答应了，给他泡上一杯茶，他就跟雨荞爸聊上了。

雨荞爸问他最近怎样。

戴铁军看了姜雨莽一眼说：“还好，很忙，招的几个人还忙不过来，还想招人。”戴铁军开了家广告公司，以前姜雨莽总说他不思进取，现在，人家进步了。离一次婚比女人唠叨一百次都强，离婚使男人进步了。

妈妈听到这里来了兴趣，凑了过去：“招人？招什么人啊？有什么人比家里亲啊？我们雨茗也是大学生，又有工作经验，你就把他招了吧。”

姜雨莽不满地喊了声“妈——”，妈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还以为是以前，把戴铁军当自家人呢。姜雨莽不怪妈，只能怪戴铁军：离都离了，还来做什么。戴铁军来做什么，大家心里都清楚。戴铁军也有理由：看孩子。

戴铁军关心地问：“雨茗怎么了？他不是有班上吗？怎么现在都不在家？”

姜妈妈叹口气：“这孩子让我操心死了，班是有上的，可是一个月千把块，自己都不够花的，搞的是什么药物检测，最年轻的女人都35岁，跟外界接触又少，现在的姑娘眼界又高，没有钱没有房人家都看不上我们。看得上我们的吧，都是乡里来的打工的，我们又看不上人家，这一晃都三十出头的人了。还不成个家，急死人。”

戴铁军赶紧安慰她：“不要紧，要是雨茗看得上就到我那里去。我那里别的没有，姑娘伢还是有的，自家人，我也不会亏待他，好歹要给他一个位子。”

姜妈妈对前姑爷感激不已：“这就好，回头我跟他说。”

还是姜伯伯清醒些，打断了女人：“雨茗是学药物的，跟铁军的广告不搭界，他去能做什么？不是混饭吃么？铁军也是自己开的公司，花的自己的钱。”

戴铁军说：“没有关系，爸爸你这话都见外了。”

姜雨莽听他一口一声爸爸妈妈地喊着，再也忍不住了，重重地把碗一搁，回房去了。

回头，妈妈教育她：“这孩子，你生什么气啊。戴铁军能想着你是好事啊。他现在钱也多了，人也知道回头了，好事啊。人家想都想不到。我的傻姑娘，你摆一下架子可以，就是不要摆长了，我敢说跟在他后面的姑娘仍有一排。男人是没有耐心的，你这种条件不好找了，就是找到了也不会比他好，只会比他差。还有这乐乐，除了亲爹，谁会对他好？我把话放在这里，听不听是你的事。”

姜雨莽从小跟母亲有些敌对，现在这种情绪又上来了，说话就有些急：“妈，我争取尽快把自己处理掉，您放心了吧。”



武汉的天气应了那句“给点阳光就灿烂”，连续晴了两天之后，气温开始上升，美女们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赶紧换上了美丽的春装。街上流动着一片春色。这样的日子，连动物都开始发情。

李家树在电话里说：“想不想见我。”

雨莽脱口而出：“想。”

三个小时以后，姜雨莽正埋头在电脑上敲字。老龚头在门口喊：“姜雨莽，有人找。”

姜雨莽跑出去就看见了高高大大的一个人，在朝她微笑，她才认出来，他应该是李家树——毕竟他们只见过一面啊。

李家树一笑嘴巴就有点歪。他不帅，却是线条很坚硬的男人。

“你怎么就来了呢，你看这——”姜雨莽慌乱得不知所措。

李家树说：“我只有半天时间，得马上去汉口，如果你有时间就跟我，我们在车上说。”

姜雨莽立刻变得机智起来，她镇静地走到老龚面前：“龚老，你看，我的作者来了，我要出去半天。”老龚刻板地抽出一张单子，姜雨莽三下五除二填完了。

一上车，家树就握住了姜雨莽的手。姜雨莽的脸涨得通红。

李家树像检查私人物品一样地看着姜雨莽，认真地说：“30多岁的女人还脸红，可能也只有你一个了。”

姜雨莽用更加的脸红表达她此刻激动的心情。

李家树临时替了同事的差，他必须赶在两点前赶到汉口的会场，为那里的学员进行现场培训。“所以，雨莽，我们没有多少时间，你只能在现场陪我。”家树抱歉地解释。

李家树这次的任务是为北方某品牌汽车做销售培训。来自湖北各地的五十多位销售代表早已等候在会场，身穿白衬衫黑长裤的家树站在台上，侃侃而谈。会场的气氛很活跃，类似于电视上的娱乐节目，互动性很强，回答对的还可以得奖品。

姜雨莽看着台上的家树，恍惚间好像回到了情窦初开的大学时代。

大学二年级新来了年轻的英语老师，他刚留校，上讲台还有些不自信，与学生目光相遇的时候，总是先低垂下眼睛，用长长的睫毛掩盖住自己的羞涩。同学们有些欺负他的青涩与忍让，经常借故逃课。姜雨莽骨子里有几分正气，最见不得这些欺软怕硬的，于是坚持坐在教室的第一排，坚持完成他的作业。每次课，就像是他与她的双人剧。姜雨莽并不知道已经爱上了这位年轻英俊的大男孩，只是以为自己有正气。直到那一天，看见他朝自己所住的女生楼走来。姜雨莽拎了开水准备上楼，正准备停下来喊他老师，却见他满面春风地朝她微笑，笑得她把那声老师生生压了下去。一个高挑的漂亮女生从她的身后走到老师面前。女孩子娇嗔地嚷着：怎么才来呀你。老师歉意地解释着：导师留了一会儿，叫我带你过去……他们手挽着手走了，姜雨莽的心就空了。

好几天，她都失魂落魄，她不知道丢了什么。再去上英语课，是语音课，老师好听的声音从耳麦里传过来，像是对她耳语。她的心怦然而动的同时突然醒悟：爱情来了！同桌雷敏都看出了端倪，问：“你的脸怎么这么红？”

姜雨荞后来匆匆地接受戴铁军的恋爱，不能不说跟这次暗恋有关。她的心空了，就必须把它填补好。戴铁军不过来的正是时候而已。所以，跟戴铁军离婚，她没有什么后悔，自己也是有很大责任的。

李家树的声音，在讲台上的样子，真像当年的老师。台下的姜雨荞想。

其实，老师的名字、样子，她都不记得了。记得的只是一种感觉，丢了十年，这种感觉又回来了。很多人告诉她，再婚就是凑合过日子，实在没有什么浪漫可言。姜雨荞在内心里排斥这种理论——既如此，跟谁都可以凑合，又何必离婚呢。离婚是纠正一个错误，再婚是给自己一个新的开端，尽管姜雨荞的这一论调招来了雷敏的一阵哈哈大笑，但是，姜雨荞始终坚持着。

“姜雨荞，拜托你，搞文字的多少带点浪漫主义，可以理解，但是，像你这样有过婚史的人还说这种话，我只能说你幼稚，不可救药。你要记住，中国的婚姻只有一次，这一次失败了，就别指望下一次，下一次只有更糟糕。”

对于雷敏的忠告，姜雨荞有些不屑一顾。雷敏把自己弄得像个婚姻专家，一方面号称独身主义，另一方面在行动上跟许多男人纠缠不清，在男人中间如鱼得水游刃有余。姜雨荞不一样，她的单身是暂时的，她还是要结婚的，只要机会来了。

李家树就是一个不错的机会，他既不是老头子，也不是文盲，不瞎不跛不缺胳膊少腿，在姜雨荞看来，他很合适很优秀呢。

当李家树授课完毕，在宾馆里把她拉入怀抱的时候，她没有时间拒